



鸟梁素海夕照 张治国 摄

张治国

坝头观湖

坝头,是观赏鸟梁素海的最好去处。一湾水呈月牙形,坝头建在月亮湾的中部,从这里眺望,东西两面眼目最宽。尽管视线受到阻隔,难以望到边际。我来坝头,已经是第三回了。第一回是受邀去坝湾途经这里,初次听到坝头的名号。第二回是专程探访,为写一篇《坝头纪行》的文章。这一回也算专程,是想一睹近年鸟梁素海生态治理所发生的变化。

鸟梁素海,蒙古语意为“红柳湖”,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该湖原为黄河故道,是1850年黄河河道在河套地区南移后形成的河迹湖。坝头是鸟梁素海渔场场部所在,基础设施比较齐全,观湖设有专用的平台,也有简易的望湖亭可以遮蔽风雨。清晨观湖,须头一天住在镇上,第二天起床天色微明,鱼肚白从东方泛起,湖水平静,水面跟青砖铺就的平地没有两样,沉沉尚未睡醒的样子。雄鸡报晓,鸣唱此起彼伏,早起的鸟也啾啾有声,在湖面飞鸣。仿佛一场大戏开场前热场的锣鼓。印象中鸟梁素海的海鸟,在一整天的每一个时辰,都在不间断地飞舞,海鸟天生是水上的动物,从来被誉为湖海的看门人。栖息的也有,但鸟的类型与善飞的一群似乎不同。鸟梁素海鸟类甚多,一两次观湖根本无法识别它们。栖息的鸟是湖上一大景观,黑黑或白白的小点点缀在湖中浅滩上,珍珠玛瑙一般。有的则独立木桩或船帆,入定似的一动不动。体形硕大的稀有鸟类通常栖身在芦苇中,更不容易正视。最常见不停在空中盘旋的是长嘴灰白的海燕,体型小而翅膀阔,飞翔轻松自在,姿态变化万千,叫声往往连续不断,悦耳动听。

湖中的芦苇在黎明时分模糊一片,葱葱郁郁,犹如黑色的纱帐,随着天光的充盈而渐显亮色。芦苇荡看上去占据了湖面的一半,因而绿色是白日湖景的主色调。时至太阳升到中天,阳光洒满湖面,湖水才露出它的真容,湛蓝,深不可测,在光照下熠熠生辉。

观湖亭的正前方是一片开阔的水域,足有2公里见方,其间不长一根杂草,周边的芦苇也修剪得整齐。很显然,这是经过人工整理打造的,是码头建设的一部分。渔场场部管理码头及水域,禁止渔民打鱼早已板上钉钉。8点多钟,码头上开始有人影晃动,不多时便有穿防护服的一组人乘坐冲浪汽艇出海。宽阔水域对面和左侧,都是畅通的航道,开阔壮观,也是人工打造而成。冲锋舟在水面滑翔,飞溅起一路浪花。

上午在湖边逗留,却见两位渔人发动了船只的马达,轰轰作响,不时冒出团团烟雾。两人合力将10多条停泊在码头的渔船链到一起,形成长长的一列,一场拖船的湖上作业即将开始。看出门道的人说这是要把船只拖到另一个港湾,因为坝头码头已明文规定不允许再搞打鱼作业。随着领头船马达轰鸣,一列船缓缓移动,偌大笨重的铁船在

水上飘移,似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可见巧用了水的浮力。借水行水是渔人的祖传技艺之一。但今天的作业似乎有些失算,当船靠近航道之时,那船头的航向却怎么也调转不了。渔人使一根长杆,使劲在船头插水硬撑,最终也未能将航向摆正。不得已只好顺势又将一列船倒转了一个大弯,绕回原地重新启航。

中午时分,湖面风平浪静,那片广阔水域又成了海鸟的世界。这时我才细数了飞鸟的各色翎姿,凌空飞翔的海燕自不必说,令人想到高尔基散文诗里的名句。鸳鸯戏水成双成对,半露身子浮游,悠然自得,不时扎个水猛,潜入水中一两分钟才又露头。更有一种不知名的黑羽大鸟,不时表演一段踩水杂技,两脚轻快地在水上疾走,同时扑棱扇动翅膀,仿佛神话中的“水上漂”。捞鱼鹈捕鱼姿势迅猛果敢,猛然俯冲而下,尖嘴伸进湖水啄食,连身子也半沉水中,但瞬间又凌空高飞,翅羽不沾一滴水珠。

时有风掠过湖面,带着凉爽扑面而来,随风飘浮着淡淡的海腥味。

相比之下,我的感觉是傍晚时分的鸟梁素海最为美妙。盛夏天热,人们往往在这个时候来到湖边纳凉。这时的湖面很像一面巨大的明镜,明晃晃的,特别耀眼。不多时,西下的太阳化作一个丹红的圆球,夕阳的余晖如金子一般洒向湖面,湖水与芦苇被映照得五彩斑斓。此刻,是即景拍照的绝好时机,西天的红日与水中的倒影相呼应,艳丽无比。三三两两的人影站立湖边,迎着光照相便形成轮廓分明的剪影,猛一看如雕塑一般。

站在望景亭上观赏鸟梁素海,隐隐约约可见远方远天的山脉,那是色尔腾山的峰峦。湖的月牙形似乎也更加轮廓分明,其东北与东余太毗邻,西南则延伸西山咀卧羊台脚下。水域面积293平方公里,但给人的观感却是无边无际,体量无穷。这时不经意间转身回望,渔场场部人居小镇在夕阳余晖间亦生动多彩,楚楚动人。抬眼远眺,却见雄伟的乌拉山,峰峦间棱角分明,阴阳抱合。这一段山脉由东向西海拔渐渐下降,最西头的山咀已是视线不能企及。

原来,这坝头是天然的一块宝地,看得见水,望得见山,叫人难忘乡愁。在返回住地的途中,同行者一路说说笑笑。顺便攀谈相问,来自呼和浩特的那几名游客,自说他们的父辈曾在渔场工作生活。他们此次来鸟梁素海,是在踏寻父辈的人生足迹。

一位名叫贾玉芹的七旬老者,是20世纪60年代从河北唐山而来,他把自己一生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渔场建设,退休以后坚持锻炼身体,如今依然精神矍铄。他告诉我一个健康长寿的秘诀,就是天天诵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絮语怀

阿古拉泰

兴安是红色的,兴安是绿色的,兴安是多彩的,兴安又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在祖国亮丽北疆壮美的版图上,兴安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高高的兴安岭上。它的的光荣与未来都饱含着诗情。新中国曙色熹微,第一缕阳光最早

照亮并拥抱了这片被长夜冻裂的黑土地。人们怀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挚爱与赤诚,唱响了第一首嘹亮的《赞歌》,唱红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是新中国诞生之初,内蒙古诗人最激情、最豪迈、最具时代感、最为恒久的情感抒发。诗意兴安,由此发端。进入新时代,兴安的诗歌山脉连绵起伏,再度崛起。太多太多的记忆,太多太多的深情

豪迈,太多太多的向往与梦想,一起涌入诗人的笔端,激情涌动,奔流不息。怀抱太阳的诗人们如科尔沁大地上的牧草青禾,吸纳阳光,深入沃土,顺风成长,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放飞兴安诗歌梦想眺望兴安诗歌远方壮大兴安诗歌队伍凝聚兴安诗歌力量明媚兴安诗歌山水

深耕兴安诗歌土壤播撒兴安诗歌稻谷温暖兴安诗歌之乡绵延兴安诗歌山脉张开兴安诗歌翅膀是宣言,是畅想,是召唤。兴安诗歌还需助力,需要成长。再一次出发,但却充满力量。岁末,选发部分兴安诗人的激情之作,寄予了对祖国新年的祝福,亦是擦亮北疆文化品牌的炽情抒发。

在这片土地上

董一鸣

没有什么比你养你养的地方,更值得歌唱

当辽阔打开了视野当梦想奔跑于征途在这片土地上我看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着青山绿水的家园

有归流河水穿过那幢古朴的红色小屋1947,来自延安的红色电波穿越时空,如蔚蓝的苍穹跳动,成为北疆生生不息的脉搏

有洮儿河水浩浩汤汤在茫茫兴安岭科尔沁丰美的草原,在本草纲目里养育着百草百鸟万亩金色麦浪还有,那来自遥远的奔赴未来的希望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本土的又是四面八方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多彩的恰如百花争艳在兴安岭与山盟与水盟,与兴安盟

在新年到来之际向祖国盟誓成就时代的荣光

乌兰毛都的新生

刀客

我是一匹马的时候,孤单牵引着雁阵。乌兰河与杭盖说它的曲折每一根首蓓草,尖顶长调。我有不可驯服的背影,与落日的垂暮对峙

索伦河谷必须忍住十万零一次的痉挛

李晓

2023年的天幕,即将在浩荡长风中缓缓退下。在这一年时间的喃喃声中,光阴把我从此岸渡到彼岸,难舍之中,我再一次凝望镌刻在天幕上的字眼,它是时间这个仁慈的长者,赐予我在生命长卷中的词语。这些字眼,也是时间凝固成的浮雕。

树木滋养。我喜欢树,树像亲人一样伴随着我们的生命。河流是大地的血管,树就是大地的经脉。树木,也供养着与它有缘之人的生命。2023年,我去看望离城120多公里的一棵古水杉树,它被称为“水杉王”。这棵水杉通直挺拔,高耸入云,树高35.4米,胸径2.48米,冠幅22米,树龄600余年,被誉为世界水杉的“母树”。正值盛夏,我望着这棵古树,向它虔诚地鞠上一躬。秋天,我在齐鲁大地云游。去曲阜孔庙的那天下,阳光如瀑从湛蓝天空倾泻而下,落在庞大的古树群里,似蝶翼般的枝叶于风中曼舞,恍若宽

闪电从呼麦的前奏里抽出穗芽,撕破的喜悦被鸿雁一声一声喊出来。风的方向掠奔冰雪的傲骨

我是一群马的时候薄雾的祭祀和破晓一起阵痛宿醉的黄昏,已被黎明洗礼塔娜,其其格毕力格……这些被太阳叫响的名字,将牧歌从乌兰毛都心坎上连根拔起。他们用追逐为教门台河命名,为蜂群暗示油菜花的芳菲也为忍辱负重的星辰加冕

今晚,我用摧枯拉朽的茱萸相温暖的每一株萨日朗花,都将浴火重生

人迹罕至的山谷

樵夫

草木葱茏,一些生命覆盖住另一些生命从不脱去自然的本色鸟鸣不会被打扰山风祥和像一个老人那条从人间流过的河流深入山谷,不再需要自己的名字连水声都坦然、平静,不饰喧哗飞翔的鹰,在高处安顿好自己的英姿它缓慢地盘旋提升着山谷的高度那些野草和树木是哲学的坚硬的石头也很哲学它们接受风雨接受每一道闪电的靠近把生存变成无声的茂盛从不抱怨上苍的安排在山谷,一切都相安无恙好像从没人张望过一样不曾有怨恨,不曾有不公不曾有无助的哭泣和叹息甚至连那个怀念山谷的人

用尽所有的词汇和方程式都无法说出万物丛生的秘密

绰尔河

阿·赛音朝克图(苏布道译)

你那清澈的水是我胸膛里的火焰在彼此燃烧中我们的灵肉相互贴紧

随着幽幽的流水我们和季节一同迁徙你用绵绵细雨洒满坚硬的岁月为我的行走铺设最柔软的时光

旷野变幻,你怀抱里的爱却温暖如初就像巴特尔放牧归来蒙古包里的炊烟袅袅升起

你奔跑于莽野之上如一根旋律铿锵的琴弦在风雷之间在白鹤与骏马之间汹涌澎湃着

你高举着真理的曙光用无私的爱滋养锦源、火燎沟柴河、文得根、嫩江你冲破数百公里的千险万阻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万物带来了生生不息的希望

策马奔驰的扎赉特儿女就这么日夜守护着你那川流不息的历史你就是那滋养每一枚星辰的甘泉每日每夜,在故乡的旷野里浇灌着幸福与传奇

白色的草原

徐艳君

草原是草的,也是雪的

风是始作俑者它会适时地送来春天的消息也会送来一封素笺雪是一声温暖的问候抚慰或抚摸那些累坏了的草它们供养牛羊、长调和母亲的呼唤它们需要养精蓄锐,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觉

雪终于把草原清空只留下炊烟,牧歌和一声清脆的鞭响

站在四季末端,手握这一张刚刚铺展的素笺迟迟不能下笔心有万马奔腾,正在春天归来的路上

一路春风

朱连升

站在草原的脊梁上我就到了离天最近的地方拽一朵白云把天擦得瓦蓝

一路春风,十里浩荡的绿色柔情,席卷牧场,成群的牛羊化身悠闲的精灵

在绿色的怀抱里放歌刷屏了乌兰毛都牧羊曲风旋到哪里,哪里就淬火丹心

除了草原,没有什么能让我风雨无阻,金马鞍驮着远古的梦,不再与我擦肩而过

星诗空

2023,时间的浮雕

袍大袖的孔子师徒从云中翩然而落。孔庙里的树,可谓一个古树的大家族。其中一棵2500多年的松柏,据传是孔子亲手栽植。在明朝张岱的《陶庵梦忆》里,有关于这棵古树的记载。这棵古树历尽劫难,延绵不绝。

人间告别。2023年,有人流熙熙中的相约聚会,也有揪心的告别。草木青青的春日,82岁的岳母告别人世,得到消息时,我正在故土高坡上沐浴暖暖春光,披在身上的温暖衣裳,感觉一刹那成了单薄冰凉的冬衣。那一年,在乡镇工作的我,与女友相识,遭到了她家亲友的反对。递给我一把打开城门钥匙的人,就是这个当年50岁出头的女人。她这样鼓励自己的女儿:“我看这个青年实在,妈支持你,今后就跟他好好过日子吧。”后来,我同她的女儿结了婚,婚后生活,有牙齿

与舌头的缠绵,更多的是烟火生活里世俗的浸染。面对我这个连灯泡都不会换的男人,她默默操持着一个家,说不上过上了当初许诺过的幸福日子,只是家人闲坐时感到灯火可亲,我在异乡奔走时想念着这一窗灯火。我感谢岳母。当她的灵车回到故乡,我们特意安排绕城一周,魂兮归来,这是她在大地之上最后的行程。这一年我经历的人间告别,还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刚满53岁,一场埋伏的疾病把他从这个世界粗暴地带走了。我去病房看望他时,他枯瘦的手布满输液的针眼,散乱浑浊的目光已无法聚焦。当我离开病房时,他突然叫出声“还要来看看我啊”。一颗牙齿的脱落,枕边的一丝头发,都是在告别。时光浩海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悄悄举行着时光的告别。有的告别,是为了重逢,有的告别,成

风且吟听



雪山碧水

李海波 摄

北国风光